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2

小 說 月 報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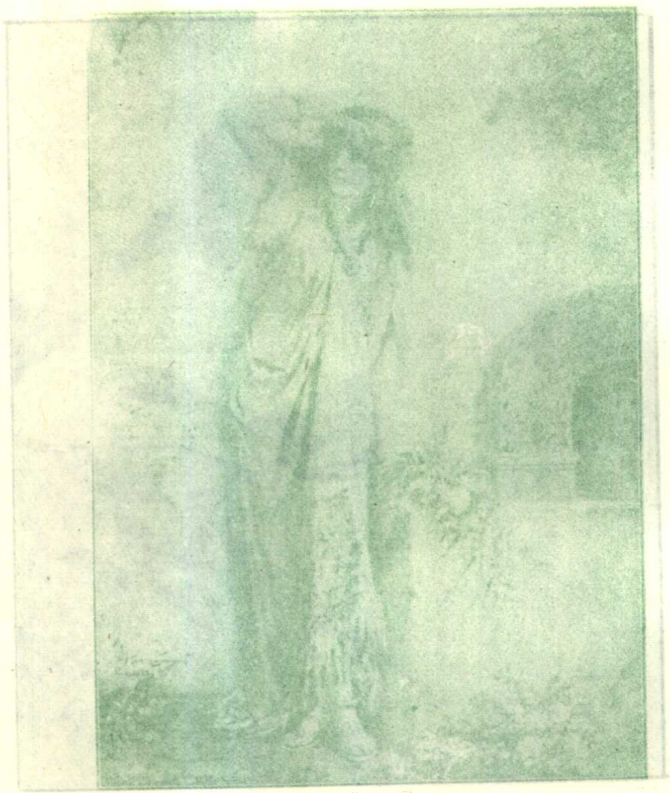
第 二 號

第 十 六 卷



天真的沙珊

O. A. 作



彭倍 (Pompel) 的賣花女郎 Mlle. Héva Coomans 作



憂思

W. Amberg 作

小 說 月 報



耶比特與愛契

W. A. Bouguereau 作

第 二 號 第 六 十 卷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
言泉流於唇脣。紛葩蕤以驟逐，唯嘉藻之所擬。文
微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
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
於自求。理窮窮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
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疑茲物之在我，非余力
之所勦。故時撫空轡而自侑，吾未識夫閑塞之所
由。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二號 目錄

天真的沙璠(三色版) ····· 一 幅

彭侶的薑花女郎 ·····

Mlle Heva Coomans 作

憂思 ·····

W. Ambery 作

邱比特與賽契(扉畫) ·····

W. A. Bouguereau 作

卷頭語 ·····

記者(二)

一個餓人的故事 ·····

猶太·賓斯奇著 ·····

陳蝦譯(一二四)

濟慈的夜鶯歌 ·····

徐志摩(一九)

濟慈像 ·····

一幅



夜鶯歌原文

濟慈(一一三)

前穿後補

王統照(一二)

你爲什麼不在這裏呢

顧德隆(二三)

台下的喜劇

許傑(一二)

到河西去

嚴敦易(三二六)

灰芙蓉

E. C. (一六)

斯尉夫特的勤僕奇文

顧隆德(六)

未寄的一封信

舍星(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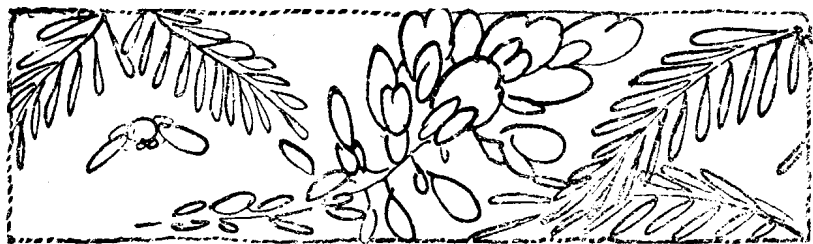
游伴

梁宗岱(二三)

詩學(下)

希臘·亞里斯多德·著

傅東華譯(一二六)



讀詩學旁札目錄

(一六)

松筠並茂圖

王聲作

波蘭小說家萊芒像

一 福

播種人

波蘭萊芒著

顧德隆譯(一九)

夢

日本夏目漱石著

陳著譯(〇二)

薤露之歌

黃中(二二八)

文學大綱

鄭振鐸(一二四)

第十五章 中國小說的第一期

天真的沙珊(一)

高君箴(一六)

文壇雜訊

記者(一一)

最後一頁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êng

February 1925

Vol. XVI, No. 2

CONTENTS

Editorial

A Hungry Fellow's Story (By D. Pinski)	<i>Trans. by K. Chen</i>
On John Keat's Ode To A Nightingale	<i>T. M. Hsu</i>
Always In Debt (A Story)	<i>T. C. Wang</i>
The Comedy Beyond the Stage (A Story)	<i>C. Hsü</i>
Going to the West of the River (A Story)	<i>T. Y. Yen</i>
The Grey Birds (A Story)	<i>E. C.</i>
A Letter Not Sent Out (A Story)	<i>Huang Sing</i>
A Companion (A Story)	<i>C. T. Liang</i>
Poetics (By Aristotle)	<i>Trans. by T. H. Fu</i>
The Sowers (By W. Reymont)	<i>Trans. by T. L. Ku</i>
The Dream (By Natsume Suguishi)	<i>Trans. by C. Chen</i>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Continued]	<i>C. T. Chêng</i>
Simple Susan	<i>Trans. by Mabel Kuo</i>
Literary News	<i>Editor</i>
Last P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一個餓人的故事

猶太 賓斯基 (David Pinski) 著

陳 蝦譯

伊瑟一連兩天沒有東西到嘴了。換句話說，他挨了兩天餓了。到得第三天，他拿了三個黃銅紐子，驅了在他住的大院裏讀書的希伯來小學學生一頓點心——兩塊小牛油餅——他餓饑饑的，吞下肚去。於是他動了氣了。兩塊餅子，在他真是一口東西，但他至少提起一點氣力來，曉得生氣，並且引起他做壞事的衝動。這個願心一起，手指頭兒癢爬爬的起來，開首第一下，對準「薩西克」惡厲厲的一腳踢去。這小狗乃是他的女居停飼養的，她愛這狗，比愛她自己子女還要加甚。「薩西克」帶痛一路叫喊着逃走了。伊瑟意猶未足；他在地下撥起一塊石頭，用盡他平生氣力，追着狗後邊打去。可是無論如何，這塊石頭也沒打着那狗，却打到西門鏗律師家門上去了。很響的一聲回音。伊瑟覺得痛快。緣他初不顧慮這石頭要打在西門鏗律師，或律師夫人的

頭上。

但是這些作爲，並沒有稍平他的飢火；也沒有使他滾油般的心胸，平靜一點點。他總是忿忿加忿；因為他覺得這些都不過是些須小事，並沒有對於他們做出什麼事來。他走出門外來，向街上街下瞟了瞟，覺得他是過路的那些人們的仇敵。尤其是那些坐車的人們的仇敵。他用極苛刻的話，咒詛他們；在自己手裏加他們一切酷刑，那是滿痛快的。

另又一個小學生，走近門邊來他身上裹着極大圍巾，穿了一雙大人的鞋子。兩隻手藏在圍巾裏，大概因為用不着他；或者因為太冷。他也不用手抹抹鼻子，鼻涕直流到嘴。他的袋裏露着麵包皮。伊瑟見了垂涎不過。但是這窮孩子的顏色不許他動。他任怎麼尋求自解的方法，却不由的要動怒，反對這孩子；正和他反對全世界是一樣。那末，他

便該給他狠狠的「一腳」，像方纔對待「羅西克」一樣。他把那孩子鼻子擰了一下，對他頭上打了一掌，氣忿忿的道：「羅比這個要上你的嘴。」那孩子吃嚇，將手抱著臉就跑。一會兒復又回轉身來，對着他料想不到的敵人喊着，開口狂嚷道：「混賬的伊瑟！伊瑟還假裝東西！」嚷過跑進門，看不見了。伊瑟也不去理會。

他靠門站着，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的。總之他因慫慂了，怒氣和疲乏；那兩塊餅子纔提起他一點精神來的食物。食物！他睜眼看着眼前那塊麵包，在那窮孩子的破袋裏，伸手就可拿來，但可惜他沒有拿了去。一大塊塊的麵包——

他越發呆鈍的，緊貼着門站着，並不記得剛纔有過些什麼事，爲的什麼？也不知道站在那裏究竟怎樣結局。寒氣愈加凜烈；不過伊瑟沒有覺着，他正在氣忿頭上，並沒有注意到此。再者他也沒有覺着那窮孩子，裏邊高頭，他住的，牆頭小窗裏面，更加冷的利害呢。況且那裏又一個人沒有，無從發洩他的憤懣。

他站在那兒，神，並不能夠用思想了。少時，他方確實

明白，自己在盛怒之下，他似乎今天定要做一點巧妙的破壞的事。關於炸藥，他一樣不曉得的，要麼他不斷的要想到炸彈上面去。並且要舉全城、全國、全世界，被他毀成齏粉。但他並未籌念到一個一定的計畫，所確定不移的，乃是要充量做些破壞的事。他心裏覺得是這樣。

兩個勞動者，打他面前經過，互致以獵爲活的話。忽地一念，打他頭腦裏閃過，就是假令那些雇主們走到窮途末路了；那末，他也好不用去尋找工作做了。同時他覺得他的求謀，一切都是徒然。他明了今天是无工作的了。和昨天彷彿。和前天，大前天，他找事以來，整整二十七天，天天一樣。

在他明亮管事的眼晴，他能夠瞻見「明日」——一個難過的愁雲不展的日子。在那一日，他又要因挨餓而暈倒。但是他未嘗留意想到明日。所思索的只在「今天」……今天，他非成就一件什麼事不可。如此，他方曉得明天該是怎樣；後天以及將來，又該是怎樣。因此他仍逗留在這裏，靠門站着，暗淡疲勞的眼上，灰白的嘴唇上，浮着冷酷的微笑，朝街上望着。腦子裏，一點思想的痕跡不留。他這時也就歇了。

不兇罵了。

突然間，他強拽自己的身子，離開大門，舉步走了。也沒有留意是往那裏，神思恍惚，自己也莫明其妙。邁着步子向前走，並不知道自己身子在走動。他的雙腳好比木頭一般，勉強將他搬起。一會兒工夫，他醒悟了，他剛纔是在大門口，並且在街上徘徊的。這時光他似乎想起，自己本想要決心散步一回兒的；不過當起這個念頭的時候，立刻又岔忘了。在此刻他稍爲運動運動也是好的。他的腳非暖一暖不可。但他覺得腳的困苦還在，次，那徹骨的寒冷，纔教難堪。

他慢慢的，小心謹慎的，安安靜靜的往前走。他走的這條街，一頭直抵市場；一頭到地方公園，他並不在意自己是向那頭走，其實他邁步就到市場了。很清脆的，很明朗的市聲，起於左近。這時他辨清了，他兩只腳把他帶來的方向。他又似覺先前確乎是想到此地；並且決心要來此地的。這地方正是他實行報復計畫的唯一場所。於是他在台砌上住了脚。

這個大市場地面，人聲鼎沸；更兼許多許多的人們在

那裏演手式，嘈雜得不堪。大氣傳播那千人嘈雜的回音；不幸的窮人的失望聲；幸福的富人的無二樣的躊躇；經濟窘迫的粗鄙的嗟歎聲；——混雜在一起，盤旋於衆人頭頂上；把那些不熟習的看熱鬧人的耳朵，都轟聾了。伊瑟周圍各是各樣的人，走路的，倉忙急迫的神氣的，奔跑的，有的挾着一包一卷的東西；有的沒有。所有過來過去的人，差不多都要在他身邊碰一下；撞一下；但他安安靜靜的，站在那裏不動。他想起了，這個辦法倒不錯。——祇這樣已是害人了。可不是嗎，他決計繼續站在這裏，妨礙一切的行人。他的眼睛，總朝路口那塊地方瞟着，好像要在那裏尋個什麼事出氣。那些在麵包店在銀行櫃臺裏面灑然閑坐的人，滿身銅臭氣。那末他細細的想道，假使我攫取一小包鈔票去，該是怎樣？——

一個挑夫肩上荷着一個大箱子，對着他身上一撞，幾乎把他撞倒。他覺着背心上一陣奇痛。一會兒蘇轉氣來，氣的滿臉通紅。

「你這混賬東西！你的眼睛，長在那裏？」

那挑夫嘴裏也嘖咕嘖咕的不知道講些什麼，仍舊走他的路，老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去。

伊瑟不拘怎的總覺得痛，摸摸他的背心。

「我連你這箱子都給汗埋掉，把你那一塊塊的畜生化肉！」

那挑夫從箱子下面伸了頸子，回頭向叫喊的人看着。伊瑟的容貌，由這個勞動者生出一點可佩服的模樣。挑夫站立了一會工夫，藐視的樣子向他的對手望着。

「歇了你的嘴，要不然，我要把東西放下，和你較量較量看。那末，你可要永世做啞巴了。我要教你看看什麼叫做畜生化肉。你這惡狗！」挑夫一路走着一路咒罵。伊瑟口裏嘖咕嘖咕的略咒詛了幾句掉頭去了。聽見背後惡厲的聲音喊道：

「你堅在這裏幹什麼？攔路站着。」

他回轉一望，見店老板嘉布朗站在他店門口，對他虎視着。他拿很粗魯的話回道：

「你亂吠些什麼來？」

嘉布朗發起火來了，「我馬上教你領教我吠的什麼來。」跟着就差和幫去喊警察。那相幫打伊瑟身邊跑過的時候，一副殘害人的眼色，嘲罵道：「你等一等！馬上你有一頓好棍子吃！」伊瑟氣忿頭上，不肯走開，要把性命和衆人拼了！

且說他開先心裏想的什麼？他的眼睛復又向路口兒來往的瞟着，且對着衆人臉上瞅着，好像他意中還想喚轉先前的念頭。他看見那相幫隨着警察轉來的時候，漠不關心的，把頭掉轉一邊。

「你站在這兒幹什麼？走開，你去罷！」保衛秩序的人發了這樣的命令。

伊瑟徐徐的四轉一望，「難道這場子是那一疊的私地嗎？」

「走開！我告訴你！」

伊瑟轉回原先的位置。

「滾開去！」警官這時兇橫的樣子，把腰刀舉起來了。伊瑟心想定不答應挪動的，但是他的脚不由的要挪。

動了服從警察，是人們的天性。

他離開此地，轉回他那條街上去了，兩條腿好難行動，也不回顧那警官。

他已經凍得透了，兩條腿好像不是他的一樣。當他走近他屋子大門的時候，心裏覺得能躺一會兒，怪舒服呢。這樣的回來他覺得很違反他的本意。他本當留在那街上不走的，爲的是他氣憤填膺，應該有個什麼報復的舉動，出出這口氣。但是他的多重的冰凍的手腳，要趕着他往他的屋頂樓閣裏去。那樓閣裏是奇冷逼人的；凜烈的寒風，長呼怒嘯，在閣子的下面，卻沒有那大的風聲，彷彿他的腳會曉得，他要去的把所有的舊破衣服找出，將手腳到處一齊裹包起來；他由着，他的腳向前走去。到樓閣那邊的路當中，不知是誰把提桶弄翻了，潑了一地水。又一隻貓兒跌倒橫臥着那裏。他們又把門開放着那裏。一推那門時，碰着什麼軟的物件。這軟的物件倒下了；一脚蹣過一大堆襪襪敗絮裏，面露出一個黃皮瓜瘦一臉縐紋的老婆子。「唔——唔——唔！」老婆子嗚咽起來了。失望的樣子，在襪襪敗絮裏，擗他的衣

服。這是他寓處的又髒又啞的女居停。

伊瑟沒去理會他，他的腳已經上了牀了。他睡了好一會工夫，他兩隻腳滑落牀下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比時就想起了，他嘔了氣的，於是他覺得怒火直往上沖。但是他疲乏了，一點氣力沒有了；實在萎頓到無以復加了；寧可永遠躺在那裏，決不起來。瞥來一念，念到「一片麵包」上去。他睜眼望着那一排一排樣樣齊備的人家，無數的廚房；幾多堆的一塊一塊的麵包。可是他仍舊躺在那兒。因爲他不知道——無從知道，怎樣可以得到手。隨後忽然計上心頭，「取之於那又髒又啞的老婆子罷！」

他從那三條腿的牀爬起來，走到女居停的室裏去了。那襪襪的老婆子，對桌子坐着。面前擺一個沒有罩子的小夜燈。正在那裏喫那鉢裏水和着的擊碎的硬麵包。他走近這襪襪的婆子，打手式表示他餓極了；想一片麵包。她把鉢更捉的緊緊的，兇狠的樣子，嚷起來了。意思是她自己還沒有喫飽；而且她也不存心將東西給他。隨便從那上面說，方纔他推門打她，將她跌倒了的。再者他自來行爲，都不合理。

應付的錢，又不付。已往兩個月以來，沒有付過一半房錢。

伊瑟很了解她的意思，向她瞅着，好像是在考量怎樣的進行。好個無心肝的伊瑟！他從她手裏奪那個鉢，把手插到鉢裏，拖了一片麵包，塞在口裏。老婆子的模樣，要不依他；可怕的樣子，哭着嚷着；那個鉢打她面前拖了去了。伊瑟把鉢端得高高的，使她敲不着。他繼續着嚼那麵包；這頭一口，就提起他的精神來了；喫的更快，直往下嚥，差不多都沒有細嚼。那老婆子拼死命的哀號，拖住伊瑟的手腕。伊瑟將她推開去，她一交跌了跪下了；抱着伊瑟的腿，兇猛的抱住不放。鼻子裏喘氣如牛，牙齒正面落成光板了，用牙齦對着腿上咬。伊瑟用腿膝將她推倒地板上，坐在她的身上；她一會兒便不能夠動彈了。那末，他可以安穩穩穩的喫了。他把手指插到鉢裏去，任什麼也沒得氣的幾乎要發狂。心裏突突的跳躍，眼睛裏火星直冒；他非得做件什麼事不可。他跳將起來，兇橫的樣子，大聲嚷着：「再拿麵包來，老婆子！」

他用腳推她，把鉢裏水朝她頭上澆下，起身來找麵包。他什麼也沒有見着，那裏任什麼沒有。他仍舊去搜尋，無論

怎的搜，也搜不出一點東西。他把舊的大箱子端起一倒，抖出些鋪蓋來；把僅有的一張椅子，給打毀了。他怒不可遏，糊裏糊塗不知事象了。老婆子不依他，把他向門口扯；叫喊的害怕人。他極力掙扎，推開她去。老婆子的頭，碰到高處爐竈上去了。她發出古怪的痛楚聲。她一陣呻吟，把他弄清醒了。嚇的不敢吐氣，邁步到她面前。她還活着不呢？龍蓮的女居停，站起身來了。伊瑟這時呼吸越發自在。於是急忙跑出這室。

他已經疲乏了，但精神還在興奮着。巴不得哭一頓。——痛哭一頓。他極其羞愧和又聾又啞的女居停爭鬭。既搶了她的苦巴巴的晚餐；又幾乎打殺了她。而且肚裏飢餓比先前還要利害。

「喂——喂——」他把兩個拳頭捺到嘴裏，對着緊咬，苦痛愈劇烈。他仍舊抱着拳頭，咬了沒歇。意思要激發他的良知。

門開了，老婆子出來了。一道長狹的光亮，照在漆黑的腳上。伊瑟肩上，映着亮光，像一片灰的東西。但是老婆子，並

沒有看見他。老婆子望空趕着一陣怒嘖，比受什麼大災難還要痛心。伊瑟身上發抖；手也不咬了；一動不動，屏息以待。女居停回轉她的房間，將門鎖上了。

「門鎖上了！」伊瑟也比時就覺着了。他的頭有些燒熱上來，且自尋思方纔要幹什麼來。但他瞧瞧面前什麼目的物也沒有。他受了一種衝動，將門一頓擗，進了房，跑到牀上躺下了。他已把拳頭擗成球形。但他把門推上之後有很大的一聲回音。他復從跑下樓梯。在他恰下樓底時候，可問問他自己「怎的來的那響聲？」

這時候雪正下着。強烈的風，呼囂個不住。寒氣直刺伊瑟的骨髓。他身上抖起來了。牙齒也直打戰。和頭和腦縮在稀破的棉大衣裏。那件破大衣，滿處補綻，東一片西一片挂在他身上。他失望的樣子，歎息了幾聲，就轉身跨入那屋子的入口。他覺得他的心，還在竭力的掙扎。復又動了哭的念頭，巴不得哭一場。

「此刻作何計較呢？怎麼弄呢？」他眨着一雙白眼，沒分解處。他今天是要凍死，要不然就餓死了。」

「哎！要喫東西啊！喫的！」他四周圍一望，原來他站在一個地窖（藏食物的）的旁邊。那門上拿沉重的鎖保衛着。他把手擱在鎖上，初未起盜竊的念頭。但當他覺着冰冷的鐵的時候，他可要想起來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把鎖弄開就可以到窖裏了。他用手去扳鎖，沒的講，那能會扳得脫。他老用他的法子，扳呀，拉呀，後來提起他全身氣力，又猛烈的拚命一扭；那鎖不過大聲響了一響，別的沒有什麼。他被那一聲響嚇住了。四面望了望，急忙離開過道，進屋子去了。

當真他想像像兒嗎？假定他如心所欲把鎖扳開了，他真個要進窖裏去，自陷於竊盜嗎？這個他自己也不能承認的。伊瑟是苦家出身，是一個無爺娘的孤兒，在災難虐待之中長大的；然而他的手從來沒有動過人家的東西。人們總都喚他是「專門壞人名頭的人」。又叫他「歹人裏的頂無歹的人」。因為他好管閑事，好打抱不平；所以招人怨恨，與衆人成仇。雖然，便是這等人，也都承認伊瑟的爲人，你就丟成堆的金子在那裏，也萬無一失的。而今他快要行竊了。